



列傳卷第二十五

宋史二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省前書左丞相藍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樞院等奉

勅修

錢若水從弟

蘇易簡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温仲舒

王化基子舉 正舉 孫詔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

州帥劉銖辟為錄事參軍歷長水鄆都尉扶風令相

州錄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

贇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贇假他事廷責之

文敏不為屈太相嘉其有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
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
思齊監軍郭重遷培斂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
爾至為朕鞠之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
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
員外郎又知洛州建昌軍卒年七十二若水幼聰悟
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
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
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冠準掌選薦
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充錢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

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
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
舉加為員外郎詔詣原鹽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
旨朔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
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
斬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
宗大以為當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
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
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

字四百八十八
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太宗有
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
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
從呂端雖為監修以不泄局不得署名至決其事以
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
奪既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
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為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
屬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
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
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

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
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
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
潛輦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
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
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
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
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
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
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

四百八十一
衣領騎兵數萬隨宗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

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

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為邊郡刺史令兼緣邊
 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為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為
 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
 則互為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
 苟無大過勿為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
 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
 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為招收軍給與
 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
 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
 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

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
 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
 緣邊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敵動矣何謂革
 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傳潛
 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變輅親征
 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
 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
 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况
 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
 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

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所以未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為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甲嚴號令以警其下占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劾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為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

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饋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恩兵者凶器戰若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項為內地民賦登集尚須

宋史二百六十六
卷之六
勞
寫

四
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
即須增戍芻糧之給今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
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
險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况城邑焚毀片
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
詣關面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
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
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
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
并州事六年春同安冬兩足飢清出血數斗自是體

貌羸瘵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
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賜
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錄為太常奉禮郎
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
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
領無不稱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
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
有集二十卷兄若愚比部貢外郎從弟若冲大中祥
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刃夜潛室
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真

三百九十七
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緡綿羊酒且賜若冲帛
三十端補孟州別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家累
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參軍俄遷光
祿寺丞卒特贈秘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
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
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
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
州遷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

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郎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
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
喪充貢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
子協為孚門生千里預薦上聞坐範及千里罪易簡
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
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
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黃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
悉為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並甲廷試淳
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
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

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
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
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
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易簡會韓仵
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
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
直禁中以水試敬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
得非敬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
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
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

幸甚會郊祀充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
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
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
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
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
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劔南中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
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
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
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
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憂絕倫等李沆

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為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

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酒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祿之以官云

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為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宮出戒子

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說以喻諸王三年與劉蕪張洎王克正同知貢舉遷右補闕與宋白並拜中書舍人賜金紫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績銓量才品命贄洎滕中正雷德驥領之七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曹彬為弭德超所誣贄極言救解深為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贄言雖然猶勝姦邪無何以入對宿醒未解左遷秘書少監知荆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

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議大夫入為鹽鐵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子孫贄條陳其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居官久之起為給事中復工部侍郎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即位拜刑部出知天雄軍翌日贄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秘書監初真宗未出閤贄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其任上以為輔導不及贄嘗稱贄純厚長者至是在

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冲言曉典常語東封遷禮部尚書太宗在晉邸時允製篇咏多令屬和真宗嘗訪其賜本贊集為四卷以獻詔獎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左僕射謚文懿錄其子昭度為大理寺丞昭升昭用並大理評事昭允左贊善大夫贊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為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懿集性溫和頗能延譽時雋宋白以文學沉下位贊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器之及掌貢部以為奏名之首後卒貴顯贊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贊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贊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曾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郎直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

二百九十六
關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為翰林學士
冬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
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為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
道必務萬全幽州為敵右臂王師所嚮彼必拒張攻
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邊庾未充况范陽之傍坦無
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
未備願且繕完畜威養銳觀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
未為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行則京師天下之本
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間瑕慰億兆之
仰望策之上也六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

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
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
之狂愚臣雖不省耻在二賢後也至以目疾累表求
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建秘閣命兼秘書
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
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
至是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秘閣出
草書千字文為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
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
化真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

淑等入充直館校理請購亡書間以新書奏御必便
 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
 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
 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
 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
 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謠謬至與李沆總
 領而裁處之至道初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
 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
 上表不敢當禮詔荅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章用選
 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

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
 相率謝太宗謂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
 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湏力
 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
 朕之言諭也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一日
 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
 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膺不足弭其
 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
 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為念不
 以巨慙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

宋史二百六十六
 卷一百一十五
 文定刊
 華 寫

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羗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効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為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詰靈州為咽喉之地西北要衝

安可棄之以為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嚴等奉終制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錯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為鉉及李昉石與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

壽陽人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
事備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
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
所親吏為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
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
獄仲甫曰民彼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
佐為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崇移
鎮真定改深趙鎮觀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為監軍
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
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為之柰何

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一公者効節軍民處置率
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徂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
聽彼伺察又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
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為平盧軍
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冤枉乾德五
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
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
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
春節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
深意可藏伏命燒雜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

四十一
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各為補闕柳太祖問群臣文武兼資者為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為三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黨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尚寬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將彭州盜賊連結為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

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為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即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冲若虛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隣俱中進士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

館遷右拾遺出為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
 懷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黃中等同知真舉擢膳部郎
 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賜
 第崇德坊雍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
 初改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
 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政事多決於沔沔與張齊賢
 同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知代州沔遂為副使參預
 政事陳恕好奇苛察亦嘗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
 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
 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

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
 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太宗追還
 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正亦罷沔見上
 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髮皆白會省吏事發連中
 書因有奏毀者上語毀者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
 甚明敏毀者慙而止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與謝
 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殿犯
 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聞立法苛
 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
 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

字四百十
命周
前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
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
謁見者必啗以甘言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
怨之沔弟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
藥權易院坐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一百降定遠
主簿沔以是頗為寇準所詆云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
理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
幾復起為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
直史館判戶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為國家平
太原以來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
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
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
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
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遂赦河北淳化二年拜
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
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兩馬家朶藏臯波等部唐末
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砦多產良木為其
所據歲調卒采伐給京師必以貲假道於羌戶然不

免攘奪甚至殺掠為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砦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為畫像祠之會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總機密之職在吾左右當以綏懷為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渾雜居况此羌部內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逐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內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戶部侍郎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為內地歲獲巨木之利咸

平初拜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踰年知開封府五年以京府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門重鎮須大臣鎮撫非張齊賢溫仲舒不可令宰相諭旨皆不願往未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秩戶部尚書三年判昭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敏於應務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自為正言至貳樞密皆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溫寇子嗣宗嗣良嗣先嗣立

仲舒既卒帝憫其孤弱竝祿以官

王化基字永圖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為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即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也化基嘗慕范滂為人獻澄清

畧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系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拚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拚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

如闕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
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
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
之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
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
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負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
所舉之官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
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
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
吏廉察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

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徇法類刑徇私肆虐使民
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
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
負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
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
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
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四省冗官曰古人
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踰前世
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
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楊楚最居要衝務穰

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筦推務倉庫當時事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欠負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萬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廢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

負罪之人多非良善會殘克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止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初柴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為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為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

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寬厚有容喜愠不形僚佐有相
凌慢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
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寡言化基以為類已器愛
異諸子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
丘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錄院檢討國史編
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寶訓
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為相改龍圖
閣待制堯佐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為翰林學士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

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仁宗
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時陝
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
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遷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
之為御史舉正友婿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
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脩等亦論舉正懦弱不任事
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
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有謀起為應者
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皇祐
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

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
 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
 遙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
 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
 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
 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
 正力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竟左遷為宣徽使家
 居凡七上疏及狄青為樞密使又言青以兵伍不可
 為執政力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
 遣賜就第賜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

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以前代治亂
 之際必再三諷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謚安簡賜黃金百兩文章雅厚如其為人有平山集
 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卷

舉元字懿臣以上父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
 隄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盜既獲乃治隄
 為河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
 對具論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郡牧戶部判官京
 東轉運使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貨橐陰殺之舉元
 請立監以較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

字四百个
來爭屈野地舉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
心夏人感服治平中又徙成都却井鹽歲入二百五
十萬為丹稜卓筒所侵積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
召提舉在京修造英宗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
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憚其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
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人夏
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
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涇原戒勿輕舉大將竇舜卿
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去矣至期果去
神宗以細札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戍益備去兵

勿營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
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詔字景獻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尚
推剽姦盜相囊橐詔請開反告殺并贖罪法以携其
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
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為畜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恩
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
府推官富民貸後絕僧牒為緡錢十三萬踰期復責
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為滑州州
屬縣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病其役

詔募人佃之而收其餘為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返者耶律誠欲嘗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既正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蓋有誤拜者乃疆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飲之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為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旋知汝州鑄錢卒罵大校詔斬以狗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挾滁州事罷去起知深究二州徙同州過關留為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敕令舊借緋紫者不佩魚詔言

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工兵九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璠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為榮進刑部尚書拜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復為工部尚書徽宗閱其老命毋拜詔皇恐於是但朝朔均棧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鑿明敏儒而知兵李奎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

刻仲甫以吏事為時用未免苟容之謂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贛辨曹彬之誣化基仲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于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列傳卷第二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六

宋史二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重軍前書右丞相魯國公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附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益定節度使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業春秋一舉不第退居丘園後唐元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利令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修太平

御覽歷左拾遺六年出為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
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為度支員外郎雍
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又行政主客郎
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
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為朕鎮之因厚賜以
遣至鄴州促召歸闕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
宗親試禮部不合格貢士令樞密院給牒因謂宏曰
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群材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
卿與呂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沮議非朕獨斷豈
能及此乎宏頓首謝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

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副樞密宏為
中丞兩更其職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為樞密副使
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
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
首請罪乃釋之真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
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真宗即位加工部尚書咸平
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真宗以上
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
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泣葬事
錄其子可久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宏猶

四百令五個
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入至
虞部員外郎可道國工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馭從事使府太宗尹
開封選為雍丘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
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冠准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
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為貢部首薦廷試
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
為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為壽善訓其子亦
為可嘉也擢真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
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為荆湖轉運副使遷延右補闕會

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修文
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
天雄軍時曹彬崔彥進米信失律于岐溝昌言遣觀
察使使鄭蒙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答召拜御史中
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
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
事太宗即以昌言為左諫議大夫代宏為樞密副使遷
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
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
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

更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狎旦為作大言
之辭使穎上之為穎改姓名周馬以為唐馬周復出
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為大臣及歷舉數十人皆公
輔器期昌言為內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穎
繫獄鞠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
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
垂欲相之趙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
正裁數月會有穎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
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
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為江淮
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
往昌言固執如初即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
無利而罷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
境豪民峙芻茭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
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倉積以給用自
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
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
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
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斬眾股慄赴役不浹旬城
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俾乘疾

置以入即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
外部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
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搆亂下蜀議遣
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未決會嘉
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
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
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鬪志郡縣
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
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畫攻
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為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

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
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略自繼恩以下
並受節度既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三根頗有反相
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
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
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
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
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
延三州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
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

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雋世家為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群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准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死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

日不及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省真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內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即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為小盜不當擅為賞格乃訪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

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錄其子慶嗣為國子監丞賦
祿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將後進掌
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
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
之後皆為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
也昌言強力尚氣然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
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復縱率對僚吏倨
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折節讀書江南
平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

之因資送令預計偕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
評事通判洪州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自唐季為節
鎮無領吏多緣簿書軋沒為姦恕盡摘發其弊郡中
稱為強明以吏幹聞召入為右贊善善大夫同判三司
勾院遷左拾遺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廷爭本
司事仁贍屈伏坐貶秩擢恕為度支員外郎仍舊職
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
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叩頭
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
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

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召入為戶部
 郎中戶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驛召為河北
 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
 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
 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
 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
 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
 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
 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遷給
 事中參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

不治然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與語之欲知古修
 舉其職知古愬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
 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群吏姦賊坐徒流停廢者甚
 衆郡內惕息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
 三司為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
 為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
 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
 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
 為鹽鐵使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使李溥等二十
 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

四
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
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
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
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
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
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
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
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
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
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

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
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
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為得即已致太平
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
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濶又遇
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必
以侵民為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受昌桑弘羊復生
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
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
長挈大剖煩折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

領中壹慶節日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
 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
 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
 今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至道二年欲
 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
 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寢
 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充
 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
 事亦易事辨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
 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亦

憑由三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以脫落故設二司
 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通欠無失理之名憑
 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右兩司併委一
 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後京支
 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
 主史使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
 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
 書取捷之門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
 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
 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

理欠司宜令為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為一絹果州六百為一絹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循不理轉運副使張曄年少氣銳會受詔按覆即便

宜行之恕奏曄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曄坐削一任免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歛板跡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答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又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咸平二年帝北巡充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解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別建官局不可失

四百九十一
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
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
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
試糊名老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
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母亡哀慕
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
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
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真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
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為三
司使恕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

興立之事類以為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
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
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帝重恕詔大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
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
無不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錄其子執中
為太常寺太祝執古為奉禮郎恕頗涉史傳多識典
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
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
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

三十一
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
論可也怒性吝怒子溥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溥不率
教道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為外州軍校真宗
曰戎校管鎮兵非丞即家子弟所蒞也以為滁州司
馬怒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中書門外
平章事別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並太
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
弘文館校書郎時建當塗縣為雄遠軍以羽為判官
宋師渡江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為太子中舍仍

舊職金陵平入朝出知興州太下興國初知棣州改

京兆府六年受詔詣瀛州覆軍市租得隱漏數萬計因

上言本州錄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

任即累未滿歲遷秩有司調遷失平疏遠何由聞達

請罪典司以肅欺弊上賜詔褒諭復命遷太常博士

知宋州又徙閩州就改膳部員外郎丁外艱起復蒞

事入判大理寺歷度支部二判官召拜本曹郎中

因上疏言三司職官頗眾願省其半可以責成仍條

列利病凡二十事詔下有司詳議皆以為便改鹽鐵
判官時北邊多警朝議耕戰之術以羽為河北東路

營田副使改兩浙轉運使遷兵部郎中淳化初選為
秘書少監踰月遷左諫議大夫俄拜度支使改鹽鐵
使四年併三部為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領
堆積吏緣為姦雖嘗更立新制未為適中是冬羽上
言依唐制天下郡縣為十道兩京為左右計各署判
官領之制三司使二員以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
使中分諸道以隸焉未久以非便罷守本官出知滑
州丁內艱起復加給事中徙潭州遣使諭旨真宗即
位遷工部侍郎連徙杭揚二州召權知開封府車駕
北巡判留司三司再為戶部度支使咸平四年以疾

解職拜禮部侍郎謝日召升便殿後容問諭勉以醫
藥月餘卒年五十八羽涉獵史傳好言事淳化中許
王暴薨或有以宮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
將窮究之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
言者以其罪當咎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
納之繇是被劾者皆獲輕典嘗建議有唐以來凡制
詔皆經門下省審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
名臣專領其職迄今不廢羽強力有吏幹充小心謹
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有心計亦明吏道但無執守
與物推移耳歷劇職十年始踰四十鬚鬢盡白亦可

三百九十四
憐也羽出入計司凡十八年習知金穀之事然頗傷
煩急不達大體景德二年長子玠卒其妻自陳家貧
無祿上憫之次子校書郎瓘為奉禮郎後為殿中丞
琰為太子中舍孫平仲天禧三年同進士出身羽同
時有劉式者亦文居計司初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
首以式主之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遷
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
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
納時以為當遷祕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

句院為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
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逋積至多式
奏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條奏檢校過峻為下吏所
訟免官卒真宗追錄前効賜其子立本學究出身次
子立之後為國子博士立德立禮並進士及第立德
為殿中丞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
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參軍掌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
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
朝改鎮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

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遷保信武
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
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為左司諫廣南
安撫使淳化初趙普留守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
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已經理其家事
太宗以為忠於所舉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萬連
對三日皆至日吁昌言捷給詼詭能揣人主意無不
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昌言質狀非偉若以貌取失之
子羽矣遷工部郎中踰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
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昌言驟用不為時望所伏或短其閩語難
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又短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
不迎侍別娶旁妻太宗既寵之詔令迎歸京師本州
給錢辦裝縣次續食時又有光祿丞何亮家果州秘
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諭文武官父母
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御
史臺糾舉以聞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懼人傾奪會誅
凶人趙贊昌言與贊素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心不自
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與贊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頓
首稱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惡其為人以給事中

罷出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輸稅愆期舊制六月開倉
臣令先一月許所在縣驛輸納以便民獲盜當部送
關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隸軍籍此二事臣後
便宜不如詔書慮讒慝因而浸潤願陛下察之太宗
下詔責其不循舊章歛怨於民自今敢背棄詔條譴
責不復恕至道二年徙知荆南府真宗即位就拜工
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子有方
比部員外郎有政虞部員外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收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
官父煦滁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

進士解褐上元尉李京長子弘冀卒有司謚武宣洎
議以為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為稱於
命改謚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
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京遷國豫章留煜居守
即薦洎為煜記室不得後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
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清輝殿學士叅預機密恩寵第一洎舊字師黯
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授
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
獨得預為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

至其第召見妻孥賜予甚厚洎充好建議每上言未
 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及王師圍城
 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
 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
 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携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
 止宮中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
 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
 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
 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
 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

請罪曰實臣所為也大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
 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
 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
 太子中允歲餘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
 人院考試諸州進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
 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
 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
 廷辯上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
 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
 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群臣言事洎上奏以練

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為要畧會錢
 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為覆狀經尚書省
 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
 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况錢俶生長島夷夙為荒
 服未嘗畧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
 為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言以詰洎對
 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于天壤處崇高之
 富貴絕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
 考功詳覆之際率導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
 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

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
 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
 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九二為大
 夫九三為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為君臣九三
 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
 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
 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
 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
 過喻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
 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

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
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
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佖擅改公奏罔冒天聰請以元
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
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
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選為太僕少卿同知京
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
判集賢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
修正入閣舊圖洎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
洎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各四三署謂侍從供

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
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
之儀請准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行畢分侍立於丹
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
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䟽數視政
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真觀故事自
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
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霽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
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特開延英召對或夷蠻入
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

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
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
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
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
日視朝惟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霑泥濘亦
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宗政兩殿召對宰臣常
叅官以下及非時蠻夷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閣
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以儒
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
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群臣上章獻文朕無

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
至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
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
常恨不得為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
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
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為榮俄判吏部銓
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
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與錢若水同在禁林甚
被寵顧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
賦欲以計傾之會楊徽之錢若水嘗言洎及若水旦夕

當大用熙以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
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吏諮事在側昌言慮洎聞
之即對小吏盡述熙言令告洎洎方修飭邊幅以固恩
寵疑微之遣熙以構飛語中已遂白於上上怒召昌
言質之以微之為鎮安軍行軍司馬熙罷職通判朗
州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
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上疏議
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及內史中
尉等佐王為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
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

之際有瑯邪王合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
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
荆五郡為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史
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等郡或
有親王選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
知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
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
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
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
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

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邗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
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
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盖
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
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
準復忘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
騎入奏邊事言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上詔宰相呂
端知樞密院事趙瑨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
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
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為一狀陳其利害洎越

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
失訐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
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
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
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
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
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洎
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
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
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

幾泊病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陪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為京官泊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疊疊可聽充險諛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泊猶正索之煜以白金鑪面器與泊泊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泊疑怙怙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踈之煜子仲寓雅好於捕博飲宴泊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禹捕博如故泊遂與之絕及仲寓死

郢州葬京師泊亦不赴而與張必議事不協遂為讐隙始以後父禮事必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為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泊慙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霑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尚徐鉉厚善之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歲餘笥甚於珍玩泊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安期至國子博士方回後為虞部員外郎方回子懷玉王欽若壻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祕書校理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為章丘簿因徙家焉
惟清開寶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
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
又加善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
宦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秩滿遷大理寺丞太平興國三年遷為京湖北路轉
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升正使就
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嘗入奏事太宗問曰荆湖累
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蘇否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
為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廼詔斤

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入為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
郎雍熙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為兵食未豐不可
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
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于鄉村與戶稅均納惟清奉
詔往荆湖諸路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
上又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荆湖民市清
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
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舊未幾出為京東轉運使
會募丁壯為義軍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
諫繇是獨選河北而餘路悉罷權屯田即中度支副

使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歷戶部使改度支使會遣
使河朔治方田大發兵惟清以盛春妨農懇求罷廢
太宗曰兵夫已發矣止令完治邊城而已淳化三年
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
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此開
寶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
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
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擢
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
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

深體今之幾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
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
機事卿所未知也淮南權貨務賈岳茶斤為錢百五
十主吏言陳惡者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惟清擅減斤
五十錢不以聞除泗濠楚州連水軍亦以岳茶陳惡
減價市之計虧錢萬四千餘貫為勾院吏盧守仁所
發左授衛尉少卿黜判官李瑄為本曹負外郎賜守
仁錢十五萬戍出知廣州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
太宗聞其廉平詔將大之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
使尋召拜給事中踰月同知樞密院事惟清儻白

任有鈞距臨事峻刻所至稱強幹然以俗吏進無人望纒數月真宗即位加刑部侍郎復除御史中丞既去樞要佛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子永錫蔭至光祿寺丞頗涉學屬辭尚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游日聚舉子於家談議時政真宗將幸河朔永錫猶服父喪上章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選為戶部判官因對袖表以獻又自薦揚真宗駐蹕大名召赴行試策不中貶瀧水縣主簿選為南劍州團練副使俄復光祿寺丞六年又坐交游非類監和州商

稅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永德至殿中丞論曰張宏為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為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真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為也昌言尚氣敢言恕為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

辯古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
鮮不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
執為擊舊史稱為俗吏又奚責焉

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宋史二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書省直學士兼翰林院學士

勅修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
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
居晉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
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

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宣徽北院使賜第寶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踰年轉南院使服勞既久益加勤敏雍熙中議廣宮城禹錫有別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為疎屬甚言其志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為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詼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在任勤於政治部

民詣濱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澶鎮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獎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制受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日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爾今委卿旌節兼之重鎮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哽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貝州是歲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錫內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鎮未幾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

張遜博州高唐人數歲喪父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郎
幹後隨母歸魏仁浦家駙馬都尉咸信其異父弟也
太宗在晉邸召隸帳下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
征太原還遷文思副使再遷香藥庫使嶺南平後交
趾歲入貢通關市並海商人遂浮舶販易外國物闍
婆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亦歲至朝貢由是犀象香
藥珍異充溢府庫遜請於京置權易署稍增其價聽
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
經費太宗允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緡自是歲有增
羨至五十萬雍熙二年錄其勞遷領媯州刺史三年

與安忠並命為東上閣門使數月會許仲宣罷判度
支即以遜為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授宣徽
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未幾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
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
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
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相厚善因奏
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賓
獨奏斥臣辭意俱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
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會判右金吾街
仗蔡玉冒奏富人子為州大校黜官命遜代掌其事

西蜀李順為亂詔發兵水陸進討以荆渚居其要害
命遜為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賜錢二百萬白金
三千兩遜既至會峽路諸漕卒數千人聚江陵有告
其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誅之遜止捕首惡楊
承進等二十一人斬於市餘黨親加慰撫飛奏以聞
太宗嘉之詔以其卒分配州郡數月遜卒年五十六
時至道元年也贈桂州觀察使歸葬京師遜小心謹
慎徒以攀附至貴顯其訐謀獻替無聞焉子敏中初
補供奉官遜在宣徽表言嘗業文願改秩即換大理
寺丞累至此部郎中次子虛中娶宗室申國公女至

供奉官閣門祗候敏中子先進士及第

揚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陽人唐末避亂徙家宋
鄭間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太
宗即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中出護登州兵召還
監儀鸞司累遷西頭供奉官其下多貴族子弟頗豪
縱微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專其事考覈授任漸有
條制歲餘改翰林學士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詔改之
七年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勳等告秦王廷美陰謀事
擢東上閣門使兼樞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館事
雍熙中詔護遷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

內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
 署樞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中使護葬守
 一性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
 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飾終之禮率加常數焉子安
 期歷國子博士坐事貶卒安期子夢得進士及第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即
 位補東頭供奉官因使吳越賜國信及錢俶納土遣
 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以告秦王拜美陰事遷六
 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擢東上閣門使郭贄參
 知政事鎔以同府之舊嘗有所請託贄不從鎔撫堂

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

右銀其辯詞及出

為梓遂州都巡檢使改左驍衛大

軍領郡如故代

還知滄州兼兵馬部署鎔在郡完城塹嚴戰具寇嘗
 數百騎至境上聞有備引去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
 翰知州改鎔為本州鈐轄又知廬州因對自陳願留
 不許踰年召為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
 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
 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鬪毆不
 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玉坐抵法太宗
 尋知其寃自後廉事不復聽禹錫出鎮鎔加知院事

四子令四个
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檢校太傅以心疾求解是秋授
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
節度錄其三子官鎔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晉邸
以勤謹被眷本名容太宗改為鎔曰陶鎔所以成器
也鎔性好佛多蓄古書畫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副
使忠愿虞部員外郎忠厚內殿崇班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也景家
富財好交結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
郭西水入中牟渠脩滑州河堤累遷至是官太宗潛
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

福州卒纜數百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天雄軍節度
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薦之又使綏銀州按邊事還
奏稱旨擢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
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為變瑩擒獲之逮捕
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為酷濫代還改崇儀使滄州
都監召拜西上閣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
方館事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俄改三路排陣鈴
轄歷知天雄軍真定二府就遷引進使至道二年代
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詣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
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鼓

四子一十介
司登聞院與劉承珪並任真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
告諭加領富州刺史上聞其母老病閔之特封武功
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樞密副
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太閔命為隨駕部署
從征河朔又為駕前馬步都部署三年遷南院使知樞
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闕下西川轉
運使馬亮因入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為當盡誅之
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五年高陽關都部
署闕藩侯無足領之者宰相請輟宣徽使以居其任
時王繼英任北院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

度兼領其任為三路排陣使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
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為殿直閻渥所發以
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契丹入寇詔步兵赴寧
邊軍為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上聞曰瑩
何不持重少留示以不測輕於舉措非將帥體也景
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為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
府事嘗召洛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
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
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為駕前東西貝冀路都部署
明年改知陝州俄徙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環慶路

都部署時夏州內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
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邊威上謂瑩庸懦不
智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大中祥符初改天平軍節
度明年為鎮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轉運使奏其曠弛
徙知澶州境內屢有寇盜宰相以瑩任居將帥不能
以威望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適使其自偷
爾遂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脩河防而軍中所
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故
亡命者衆七年入朝復遣還鎮又以澶淵當契丹之
衝藉其廩給之厚復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還京師

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謚忠穆後改元惠錄其二子
供奉官普顯為內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為殿直瑩
居樞近無他謀略及涖軍旅歷蕃鎮功業無大過人
者故事大禮覃慶外蕃無賜物例東封歲瑩鎮澶淵
車駕所經故持有襲衣金帶器帛之賜祀汾陰瑩知
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所支給人咸笑之
普後為崇儀副使顯至內殿承制

三繼英開封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
為少保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隸
名中書五房院時真宗在藩邸選為導吏兼內知客

事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
尤宜盡節及建儲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
者謁者本官職副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
為俾兼領之執政之誤也真宗即位擢為引進使咸
平初領恩州刺史兼掌閤門使遷左神武大將軍樞
密都丞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繼英密請車駕北巡
上從之即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閱視行營
頓宣諭將士俄充澶州鈐轄會大將傅耆逗撓得罪
令繼英即軍中召還屬吏尋掌三班拜宣徽北院使
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瑩出鎮繼英遂冠樞宥小心

慎靖以勤敏稱上倚賴之景德初授樞密使舊制樞
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詔特加國封嘗
因進補軍校白上曰疎外之人急於攀附者謂臣蒙
蔽不為薦引上曰此輩雖有寅緣亦須因事立功方
許擢用不可過求僥倖卿勿復言也從幸澶州契丹
請和諏訪經畧繼英預焉明年郊祀加特進檢校太
傅三年卒年卒一上臨哭之賜白金五千兩贈太尉
侍中謚恭懿且為葬其祖父贈其妻賈長樂郡太夫
人錄其子壻門下親吏數十人初繼英幼孤寄育外
氏既貴外王父諸舅有族殯者時方奏遣其子營葬

會卒特詔有司給辦焉子遵式遵誨遵度遵範皆至顯宦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未嘗踐市肆即位補殿直稍遷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授軍器庫副使遷尚食使逾年與郭昭敏並為東上閤門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是夏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與朕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因取是書及道德坊宅一區賜之其後居位既久機務益繁副使搆

昌言寇準鋒氣皆銳慢顯顯或失誤護短終不肯改上每面戒之淳化三年八月詔加切責黜授隨州刺史充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遣之任俄知永興軍徙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脩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

人共憤謂宜申節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
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
怠遲留顧戀寔兼有之莫若勿憚徃來潛為更代既
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
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
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
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南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
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為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
知秦州初温仲舒知州日開拓山林諷藩部獻其地
後朝廷雖嘗給還而採伐如故轉運使盧知翰請

給藩部茶絲以酬所獻詔遣張從式與顯同往規度
顯言乃者朝命以趙保吉脩貢邊城務使安靜若今
動衆開斥疆境非便議遂罷咸平初入朝改橫海軍節
度出知鎮州二年曹彬卒復拜樞密使郊祀加檢校
太師真宗幸大名內樞惟顯與副使宋湜從言者多
謂顯專司兵要謀畧非長會湜卒乃以參知政事向
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
運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詣駐泊都部署孔守正言顯
治狀願借留守正以聞明年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

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十月契丹入寇前軍過威虜軍北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為弦濕緩不堪用顯因大破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鈕斬首二萬級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顯之前陣雖有捷克終違詔命上章請罪上降手札以慰其憂悻明年求致仕不許改河陽三城節度將之鎮時議親征契丹顯言盛寒在序敵未犯塞鑿輿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逢師乃先老况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落與之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

幽薊非計之得也凡建議大事上下協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尚有異同未可謂為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必脩文德養勇銳伺時之利以奉行天罰而後可景德初徒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統領軍旅今後宣徽使宜於文武群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為之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勲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

約束將校使相應接全是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
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是年秋遣還鎮契丹
入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謂大將軍方在鎮定契
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
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毋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
銳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
營砦則沿河遊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
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
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脩貢
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顯之請

也三年冬被病詔中使偕尚醫燕視明年正月許還
京師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偕極今天子
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言訖涕下
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車駕至鄭州聞之遣宮苑使鄧
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謚忠肅錄其二子顯自三
班不數年正樞任獎擢之速時無儼之者顯吏軍司
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為殿前都點檢及顯自樞密
鎮孟津兼相帥永德由太子太師為相帥同日宣制
永德兼大夫及在顯下時人訝之顯居中執政矯情
以厚胥吏齷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

字三百九十四
者非之子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官好學尤熟唐
史聚書萬餘卷換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
改殿中丞直史館預脩冊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卒
希範至如京副使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
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
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
免於媚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
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
學識故莫逃於齷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者德冠
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
此之謂也

列傳卷第二十七

字四十一

卷之三

七

徐昌升



